

# 敢问自由何处寻，却道山间另类天

## ——龙井河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个人总结 任宣霏

故事不知道从何拾起，行程在一觉睡醒以后仿佛已然忘记。

试图把记忆中的个个碎片拼凑成一篇传奇的小说，却不知该把高潮设在哪里。

无意间打开社会实践团队QQ群中的群文件页面，按从早些时候到现在的顺序看过来，我们一起做过的这些那些，一下子有条理地进入到我的心间。

与其这样讲，不如说它们让我原本的记忆变得清晰而立体，生动又富有情趣。

再次闭上眼睛回想，这段经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究竟是整体上让人叫苦连天的爬坡拉练，还是细节中紧要关头同伴伸出的一只手，抑或仅仅是信任我的人一个坚定而充满期待的眼神。

正如行走在百里毅行的道路上看到的那句话，“让我看看有多少人，去年说过自己再也不来了。”这不仅仅是一段痛苦使人灵魂升华的励志故事，更是一支队伍同甘共苦、向死而生的绝妙体验。

在短暂的山间暴雨过后，与泥为友，同伙伴自嘲着比一比谁身上的泥巴更多，鞋子更脏。终于赶到山下后，又急急忙忙地和我们的泥巴朋友合影留念，为陡峭山岩上的耐心等待喝彩，为勇敢蹚水帮扶队友那舍己为人的精神喝彩，再去细数每个人一路滑下来以后的得意的模样。这样看来，上面的用词其实并不过分。

在路途中一个个难以想象的艰险面前，没有一个人是慌乱而不知所措的，也没有一个人是自顾自的只管自己向前赶路，而抛下后面可能落下的同伴的。那份沉着冷静，那份坚毅勇敢，每个人都在自己体能与毅力的极限上试探，超越。

因为我们都不愿给队伍行军拖后腿，总是希望因为自己的存在，让这支队伍的行动更为顺利；希望因为自己的存在，给领队组和主动帮扶的同学们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三十个人拧成一股绳一同前进的画面，是我从未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

而无论从体力还是毅力方面讲，在未经专业训练就达到这般素质的大家，也是我始料未及的。领队组悉心准备的应对各个紧急状况的应急预案，主领队队的大局观和下达命令时的威严，各个副领在每个步骤里环环相扣无漏洞的安排指挥，队医不顾自己体力大幅消耗在队伍中跑前跑后的付出，炊事组在一天走下来以后放弃休息花费数小时为同学们提供可口的饭菜……

一切的一切，带给我了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

与其说是苦难造就了英雄，不如说只有在集体面对的极大困难面前，我们的能力才得以真正彰显。

这体现出的，似乎远远超出了我们在校内从课堂上、书本上、师长的教诲中所能学到的。

在细细揣摩这股力量究竟从何而来时，我想到了两个词，足以形容我对这一问题的见解。

积淀与爆发。

没有平日读书学习、认真生活的积淀，我们无法在紧要关头保持冷静，沉着的应对一切可能出现的紧急与危险；没有这一段一同走过的路，谁也不知道自己的体力与内心究竟有多么强大。

不禁想到一句话，一行会在很多时候激励我坚持走下去的文字。

“要么读书，要么走路，身体与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

谈及后面的考察，即便无法做到专业人士那样十全十美，在我看来我们所做的依然无可挑剔。

仍记得前期考察副领组织的三次考察研讨会议，直到出发之前我都觉得它们可有可无，没有解决太多的实际问题，讨论的参与度也比较低，没有起到太好的效果。

而在最后的最后，我才真正觉得它们不可或缺，为领队组的每一项安排点赞。

正是有了前期不厌其烦的重复与准备，为我们本就不算多的考察内容设想一个个可能发生的情况，在真正实践起来时，才让人觉得顺顺利利，毫无新手上路的所谓“第一次”的困难，即便大部分队员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社会实践活动。

被分配到“旅游业与农家乐”考察组的我，也在自己喜欢的项目里，**看到了问题，看到了希望。**

堆谷山村位于霍山县东南边陲，坐落在大别山主峰白马尖脚下，山清水秀，鸟语花香，民风淳朴，当地村民选择在此地发展农家乐顺应旅游业的发展，主要接待附近前来体验自然纯净生活的旅人和以大学生、公司等开展户外徒步运动的团队为主的背包客。

在政府的支持下，当地成立了农家乐旅游扶贫（现已更改为乡村振兴）协会，相互沟通，通过交流合适的徒步路线以及经营经验，约定不在公路上直接拉客等手段，共同谋进步，促发展。在“1+3+10”（即一个大户对接三个贫困户，保证十个贫困人口如期脱贫）战略的推动下，当地旅游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成为了堆谷山村的主要产业。

在对几家业界能人的访谈里，我才体会到山村人民从2000年以前真正的“靠山吃山”的原始生活方式走到现在旅游业带动经济多元化发展的全过程。

1997年以后，政府下达封山育林政策，当地居民只得另谋发展。

“海莲农家”的老板恰好遇到安徽大学热爱户外运动的学生，为他们提供食物和扎营住宿的空间，从此以后在户外圈子里面口耳相传，一条条新的户外路线被开辟出来供勇敢者挑战，第一届大学生户外登山比赛成功举办，当地居民开始做向导，农家乐的雏形初现。

2001、02年间，当地农家乐行业两位龙头老大“心愿”“龙馨”两位蔡老板，受四川地区相似的生态环境和产业模式影响，建立起了正式的农家乐，由此，当地农家乐飞速发展。

时间来到2010年，农家乐的数量由最初的一两家达到了当时的五家，政府开始察觉到这一旅游业的发展机遇，为更好地进行编制和集体规制，借鉴浙江当地的做法，近几年堆谷山村成立了“霍山县堆谷山村旅游扶贫协会”，这在初期避免恶性竞争方面起到了良好的正面影响。当地的诸多农家都统一挂牌，提供农家乐服务。

然而在2019年末开始的新冠疫情影响下，农家乐旅游行业受到巨大冲击，在低谷时维持零营业额的阶段迫使大部分农家乐停业，居民外出打工维持生活。在疫情这面镜子下，也映照出农家乐行业积攒的诸多问题。

例如，政府成立的农家乐协会对农家乐本身的帮助力度不够大，资源被协会垄断，对下面较小的个体户基本没有帮助，形式化严重。

最危险的是，当地旅游业同质化严重，农家乐特色服务较少，大同小异，大部分只是“农家”而缺少“乐”，对游客吸引力不够。而仔细思考之后，发现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地景区发展不充分，所谓的“龙井峡”等主要景区过于“原生态”，除设一个人工的出入口外，和自然景观大致相同，开发力度过小，对外界没有独特的吸引力，竟使得农家乐来带动景区旅游业的发展，和其他大多数旅游景区顺便带动当地以农家乐为主的经济背道而驰，产业结构存在不小的问题亟待解决。

在与当地旅游扶贫协会新任领导班子的交流中，相互调侃着大家都是初来乍到停留在考察阶段，我们看到了他们为乡村振兴事业付出的十足干劲，即便面临着不小的困难，也要协调各方面一同解决。

希望下次再来时，一切都变得好起来。

我们三下乡考察组，为山村能做的，不过是使当地的情况被更多的人了解到，尝试寻找一些实际问题的解决办法，反馈给学校，提交一份充分切合实际的考察报告而已。

而山间三四天或行走或交流的经历带给我的，却可能是一生难以忘怀的回忆。那段尝试的体验，在体力不支时坚持向前，勇敢选择自己最不擅长的与交流沟通有关的考察项目，是我对自己极限从内而外的挑战，也是我最喜欢做的事。

因为我永远选择勇敢地尝试，体会着这份另类的自由。

最后，再去记忆中搜寻，回想着寻找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过程中最为难忘的瞬间，竟不是那拉练，也不是那段三五成群的科学考察。

仍记得第二天晚上辗转难眠，便在近凌晨时走到外面，看看夜里的山。偶然遇到了一个热爱昆虫的同学，便陪他一起走了一程山路，来来回回，兜兜转转，细数地上的昆虫，据说那些我在平日里从未注意的家伙，都要比外面同类物种大一些。听他讲山间与外面不同的物候知识，了解到海拔高一点的地方一切都会“晚一点”，昆虫活跃的时间从外面九点左右竟到了深夜，在七月底可以看到外面早已销声匿迹的小家伙。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了漫山遍野的萤火虫，在他的指点下去萤火虫翅膀下面寻找白色的发光器官，拍了漂亮的照片。

真是不好意思，因为好奇，打扰了你们美妙的求偶时光，在这里悄悄道个歉，不再祈求原谅。

纯粹的景，纯粹的人，是让我依依不舍的。

在最后乘车，准备离去时，我想要最后看看这山。于是强忍着困倦一路看向窗外，直到大山隐没天际，驶近城市的灯火，我才倒头睡去，在半梦半醒之中琢磨我的收获。